

堯典新議

戊辰己巳間，丁福保先生欲爲《羣雅詁林》，以凡例徵詢下走意見，因附說丁先生爲《十三經新疏》，此本新會先生原意也。丁先生因詢其目。余畧舉清三百年諸經師所爲，爲學術界公認者，下及瑞安孫氏、井研廖氏、儀徵劉氏、長沙王氏之書以對，而於《三禮》以爲不足，《尚書》以爲必需新作。三古文物、兩周彝文、戰國以來繪畫，可補馬、鄭諸家之缺，而證其誤者，必依此爲之圖，以佐胡、孫、朱彬、黃以周之書。而《周禮》官制，出於氏族時代或國家制度成立初期之百工，必非妄列。宗法制度與廟制、喪服之制，各有其根株，不能相混。亦可於古文物得其俞脈。凡此皆宜有新書，以廣胡、孫之作。至於《尚書》，於諸經中爲最雜而多端，商周兩《書》之文物、禮制、文法、詞彙，宜依甲骨、金文及古文物以爲證驗，已非江、段、孫、皮、王氏諸家所能盡。所涉方國、地名，有須依於考古者至多。至虞夏之《書》，多出周以後之追述，其中孰爲史實？孰爲史影？孰爲附益？孰爲層累？決非僅持戰國以來資料所能解決，即排比戰國資料，亦當知所慎擇，知其爲某家托古之言，換言之，虞夏之史，固在《尚書》及先秦典籍之中，而何如扒疏以求其原坯而得其實際，非僅恃考據、排比、核對所能了。甚至考據、排比、核對益精，而其去實際益遠，蓋諸子各以其學之要旨，以托於唐堯、虞舜，因而屈堯舜之往跡，以張其學說之風勢。於是齊魯三晉楚南之說大異，孟子言革命，而墨子、莊子言禪讓，此中糾紛，遂不能驟理！自近世初民社會研究之學大興，於史前人類之史實，已得至多規律，人類大齊不相遠，以南美北非諸初民社會，證中土三代史實，多鯁理可尋。即如以洪水傳說說大禹《禹貢》，則不疑禹之存在，而《禹貢》中孰爲近真真史？

孰爲儒者文飾之理想？以酋長制說堯舜禪讓，則舜與丹朱等有爭立爲帝之傳，亦可得其事由，時余方讀莫爾干（摩爾根）《古代社會》、恩格斯《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之起源》、法人莫干之《史前人類》等書，稍稍有會於心，遂不自量，於辛、壬、癸、甲之間，發憤爲《尚書新證》，虞、夏、商《書》之部畧備，《周書》至《多士》而止，遂以授於中州上庠。甲戌夏初而大病，醫者勸其遠揚以散發情致，遂束書去國。至丁丑夏歸國而抗戰軍興，寒齋書籍稿件，隨國人之死者以俱毀，此半就之作亦全毀。辛巳奔先君之喪，葬事粗畢，理家藏舊籍，忽於壁櫥中得《虞夏書》及《洪範》、《泰誓》各篇稿本，則壬申奔祖母之喪，余弟正夫爲手錄，而先君畧有批注者，既傷其昊天罔極之情，復喜殘稿之幸有殘存，後遂以此以授上庠諸生。一九五三年來杭，《舜典》以後各篇及《禹貢圖》二冊，遂失所在。年來病日至劇，三十年前舊業，不可復廣（《禹貢》重在圖說，已全失，存《洪範》後段，《盤庚》下篇餘二小段，《洛誥》存末三語，惟《堯典》以正夫弟寫一清本得存，吉光片羽，亦云幸矣）。棄之可惜，遂稍刪其繁瑣浮言，易以今名，存之筴笥，此中新說極多，非注經體例，容有與古今人說大異之處，然足以具體說明余治古史之途術，如斯而已！然舊說一依《尚書》書式，有標題、序說、正文之分。今則一以義爲主，不存書式，以明其爲散葉論著，非全書箋釋也。惟年來雜寫古史新證，畧有引發，多擷新義，畧約徵錄，然亦不欲更張舊義，所以爲進學之驗云爾。六二年十月亮夫誌。

一 篇題三議

（一）議《古文尚書》

按今存《尚書》，實晉人篡亂之本，所謂《古文尚書》是也。則原本宜有“古文”二字。考宋刊本《尚書正義》仍題“古文尚書”，則穎達爲疏，亦未改廢。又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 Pelliot 二五四九號《尚書》篇亦題曰“古文尚書虞夏商周書目”，日本東京內野氏皎亭文庫舊藏鈔本亦題“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處書孔氏傳”，是唐以前本皆如是。自衛包改隸古定後，遂

廢“古文”二字。唐石經依之。後人乃據以刪改《正義》，此於衛包以後之本宜然也（詳余《巴黎藏堯典釋文殘卷跋》一文）。自魏晉以來之所謂今古文，實完成於晉人，（段玉裁謂漢魏人無言歐陽、夏侯《尚書》為今文尚書者，其說極塢。）而所謂古文者，實又魏晉以來好奇之士，集諸變異奇書而為之者，讀敦煌諸本，畧可審知。至漢人之所謂今古，其可見者惟石經。石經無“古文”二字，則石經以漢隸寫之也。孔安國所傳古文，是否顯題古文二字，無他證，不敢必，而漢實有真古文，則遺說存者多矣！

（二）議《虞夏書》、《唐書》

虞，舜國名；夏，禹國名。唐，堯有天下之號。《正義》引馬、鄭、《別錄》題皆曰“虞夏書”。此漢師古文說也。《尚書大傳·堯典》之前，題曰“唐傳”，以後題曰“虞傳”、“夏傳”，則伏生書當以《堯典》為《唐書》。又《說文》引《堯典》“假于上下”、“平巽東作”、“五品不繇”、“稭三百有六句”言《唐書》。《論衡·正說篇》曰“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者，土地之名。皆本所興昌之地，重本不忘始，故以為號，若人之有姓矣。說《尚書》謂之有天下之代號，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者，功德之名，盛隆之意也”云云，是漢人皆以《堯典》為《唐書》，此漢師今文說，亦漢初人舊說也。（段玉裁引《左傳》以“慎徽五典”六句繫之《虞書》，以“敷內以言”三句繫之《夏書》，則孔子時以《堯典》為《虞書》，《臯陶謨》及《禹貢》為《夏書》，此春秋舊說也。）

按段氏所疏說最簡明，然今本《尚書》乃漢人所傳儒家舊說。戰國諸子除儒家外，惟墨子誦習三古典籍為最詳切，其所見本畧與儒家不同，雖未必為真虞夏所傳之舊，而舊說足以明儒家所傳書式外，別有一本，則其事至可貴。《墨子·明鬼》篇曰“《尚書》、《夏書》，其次商周之《書》”云云，此以《尚書》與夏、商、周並列，明《尚書》者唐虞之《書》之專稱，指《帝典》二篇，舊作《九共》九篇。《堯飭》、《大禹謨》、《臯陶謨》、《益稷》等十六篇，言蓋十六篇皆當世帝王遺書，故篇首皆以“稽古”發端，此於今本《尚書》書式全可協調，實勝儒徒之所增損也。（大禹、臯陶、益稷皆事堯舜，本亦《尚書》帝王之舊屬，夏史尊顯之，故亦曰“稽古矣”。）